

√T 35.26

文 史 资 料

第 三 辑

政协白城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

目 录

内蒙古乌泰郡王与镇国公拉喜敏

珠尔发动叛乱与平息……………张铁强（ 1 ）

乌泰简介……………刘永海（ 2 0 ）

蒙古土匪的蜂起与消亡……………宁德春译（ 2 7 ）

陶克陶胡为匪记……………王克明（ 2 9 ）

陶克陶胡追剿记……………于鸿陆译（ 3 0 ）

巴布扎布事略……………市政协文史办（ 3 4 ）

有关白永盛的片断二则……………市政协文史办（ 3 8 ）

白城市大事记……………市政协文史办（ 4 1 ）

白城市文史资料征集参考提纲……………市政协文史办（ 6 6 ）

内蒙古乌泰郡王与镇国公 拉喜敏珠尔发动叛乱始末

张 铁 强

一、发动叛乱的背景和原因

1、外蒙古独立和沙皇煽动与诱惑。

1911年7月，在清王朝濒于覆亡前夕，外蒙古在沙皇俄国的煽动、诱惑和支持下，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首的封建王公和喇嘛们开了一次搞“独立自主运动”的会议。一方面策划脱离中国清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研究向沙皇俄国政府请求援助。沙皇俄国政府一向对中国领土怀有野心，当然乐于接受这种请求。沙俄政府便与软弱的清廷谈判，迫使清廷同意俄国“对外蒙古实行各种援助。”11月，哲布尊丹巴借着沙俄的力量，组织起所谓“起义军队”，宣布脱离中国的统治，并要清廷将驻外蒙古的官兵立即退出境外。当时清廷驻库伦的大臣和驻乌里雅苏台的将军，看到形势不好，便率官兵全部撤出外蒙古地区。哲布尊丹巴即自称新蒙古国的那仁格勒尔图汗，于同年12月16日，在库伦正式举行即位大典，公开宣布独立。哲布尊丹巴除加紧对内部进行统治外。并向内蒙古发出许多秘密信件，极力鼓动内蒙各旗脱离中国统治，和外蒙古合并。

早在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沙皇召开的御前会议，就认为“满洲将来必须归并给俄国，至少要成为完全依附于俄国的属国”，这已成了沙皇政府的基本国策。只是由于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了东北，并爆发了日俄战争，结果，把我国东北及内蒙古划分为南北满界线，俄占其北，日踞其南。此次沙俄乘辛亥革命和外蒙独立之机，于1912年初，在驻呼伦（今海拉尔）领事煽动和操纵下，额鲁特总管胜福、陈巴尔虎总管车和札等，调集蒙古兵千余，假“大清国义军”的名义，开进呼伦城，逼迫呼伦道尹撤离公署。黑龙江巡抚周树模拟派兵镇压，平复呼盟胜福等人的分裂活动，而沙俄领事一方而宣称：不许双方军队在铁路界内冲突，非经俄方批准，中国不得用东清铁路运送军队；另一方面又派一营俄军装扮蒙军直接参战，围攻胙滨府（今满洲里），直接搞分裂我国的罪恶活动。

在这种形势影响下，内蒙古各盟旗一些王公贵族也蠢蠢欲动，企图脱离中国，札萨克图郡王乌泰就是其中最积极的活动者。

2、各蒙旗对清廷“放垦设治”政策有反感。

清廷为了扩大其统治权力，随着各旗蒙古王公放荒卖地即设治移民。如在光绪二十九年，札萨克图旗把洮儿河东北部那金河沿岸东西八十里，南北四百里，约六十二万五千垧土地全部放垦；随把沙迹茅头（今洮南）划为街基地，开设商埠，起名双流镇；光绪三十三年还把洮儿河北部塔尔公召、达兰大坝、绰洛木、黄羊圈一带的空闲地八万九千多垧，完全卖给外来的农民。又在光绪三十四年，把阿齐那尔

一段地指定为设置乾安镇的街基地，并把该旗附近周围熟地和荒地一万多垧，卖给了外来农民，最后除了把本旗台吉、壮丁村庄占用的土地和一些沙碱地保留外，又把放垦地段以外的余荒七万九千多垧全部放垦。至此，札萨克图旗南半部的土地已绝大部分放垦。清廷随着放垦设置了洮南府和靖安、开通两个县。

镇国公旗放荒的情形也大致与此相同。在光绪三十年，开放了该旗东南部洮儿河下游约有十七万垧的一片草原；接着又开放了洮儿河南部荒地四十六万垧；到光绪三十四年，又把洮儿河南部的余荒两万多垧，出卖给外来的农民；到了宣统元年，又开放了喀什雅图和阿拉坦两个驿站南部荒地四千二百垧。随后清廷就在洮儿河南部解家营子设置了安广县，在察干诺尔设置了镇东县。

设县之后，牧场大大缩小，牧民的经济生活便受到了严重影响。尤其设县之后，派来的汉族官吏随意对蒙族群众进行欺压侮辱，任意摊粮要钱要草、宰杀牲畜；奸商们也勾结官府，用大斗小秤，高利贷等手段，盘剥蒙古族人民。放荒设治之后，不但没有减轻蒙古族群众的负担，反而在长期被王公贵族剥削压迫下而呻吟的蒙古族群众身上，又增添了各种沉重负担，他们越发感到生活困难，转而对放垦设治有反感。

至于这两旗的王公贵族，虽然卖地放荒得到了不少钱，满足了一时的享用；而清廷设治移民却剥夺了他们永久的地方统治权力。因为凡是设治的地方，行政权都属于县而不属于旗。所以他们总想恢复过去的统治权力，而投靠外蒙古，脱离中国的管辖。

3、札萨克图旗郡王乌泰负债累累，清廷和民国政府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致使他成为这次叛乱的主要发动者。

乌泰在光绪十年（1844年）承袭王位之前，郡王府就负了很多外债。乌泰袭王位之后，前郡王的亲属均不同意，曾向清廷理藩院提出控诉；乌泰当政后，独断专行，放宽对入旗开荒的限制，擅自提高开荒农户的地租，将征收的地租款项，全部归他私人占有。该旗的协理朋斯克巴勒珠尔以乌泰“敛财虐众，不恤旗艰”，又向理藩院控诉，乌泰被此缠诉十余年，为打这场官司，乌泰又花了很多银子；加之他平素生活奢侈欠了大量外债。他曾托齐齐哈尔的俄语翻译拉西端德布（汉名傅海），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向奉天华俄道胜银行借了二十万卢布，借期四年。到期后，沙俄向清廷催讨，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发觉并奏准，由大清银行借给四十万两银子代还。从此，札萨克图旗地面的收租权、采矿权和出卖荒地的款项，均被大清银行所控制。所有收入，均为大清银行提取抵债，每年只给乌泰二千两银子，乌泰的财政权被清廷所剥夺。他时时想取消这笔债款，恢复过去他掌握的财权。当清廷被推翻，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之后，民国政府继续向乌泰讨取这笔债款。乌泰认为：“我欠的是大清皇帝的债务，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不是我的债权人。”但并未得到中华民国政府的妥善解决，这使他异常地失望，便决心脱离中国的统治。这是他策动叛乱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乌泰郡王叛乱前的阴谋活动

1912年4月，乌泰即派本旗的协理台吉诺庆额和蒋根庙的锡勒图喇嘛二人为“特使”，去外蒙古“觐见”哲布尊丹巴。两位特使代乌泰庆贺他建国登极，即陈述乌泰要以哲盟副盟长的身份联络嫩江流域的十个旗一同脱离中国，与外蒙古合并，因缺乏粮草及枪炮子弹，请求外蒙古大力协助。这些要求，哲布尊丹巴欣然表示支持，随即答应援助步枪一千二百支，子弹五十万发。并任命乌泰为“第一路总司令”；并“降旨”封锡勒图喇嘛、诺庆额为公爵。还派四十五人开进札萨克图王府，以示援助。

沙俄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又先后卖给乌泰步枪三千支，子弹一百一十万发，并各军服万余件。

乌泰派走特使即和本旗的二十三名台吉和喇嘛等计议，决定暗中串连嫩江十个旗同时“举事”。这十个旗的王公贵族也都表示积极响应，特别是镇国公旗拉喜敏珠尔更为活跃，积极进行准备。

两名特使回来向乌泰复命时，夸大事实说：“博克达皇帝说了，大清皇帝气数已尽，大蒙古国应运而生”；说哲布尊巴丹神明英武，有九九八十一位希图根（罗汉）为辅，都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说外蒙古库伦王朝气派兴旺，并有沙皇俄国的援助，力量十分强大；现已整备五路人马，向南方进兵，决心恢复蒙疆区域，约我王早日“举事”；向库伦提出的援助，绝不能有误，随时保证充分供给。

乌泰听到哲布尊丹巴决定给予大力援助，更为兴奋。除催促各旗速作准备外，还派人四处游说，竭力挑拨蒙汉民族

间的矛盾，点燃反对“移民设治”的怒火。他们宣传：蒙汉民族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必须把各旗的农田牧场收回来，把所有汉人驱逐出境；外蒙古除援助我们大量武器和军马外，并派一万多大兵在鄂博根呼勒敖拉山（札萨克图旗西部边界上的一个山）的南麓，遍地搭起了白色的天幕（帐篷），正等待我们的行动；外蒙古博克达葛根（即外蒙古活佛）要把三个优古济尔地区的喇嘛编成神兵队伍派来，协助我们作战，这支队伍神通广大，能腾云驾雾，任何枪炮都不能打透他们；各旗召庙的呼图克图（活佛的称号）和葛根喇嘛将诵经祈祷，要从天上降下石块、雹子帮助我们战斗；外蒙古博克达葛根有法旨，断定我蒙古民族复兴的机会已经到来，只要大家都起来战斗，一定能建立一个独立的强大的国家。

虽然这些都是谎言，但当时一部分蒙古族人民对汉族贪官污吏的压迫，奸商的剥削以及“移民设治”都怀有不满情绪，对这一宣传，当然表示有同感。还有些人笃信喇嘛教，听到呼图克图和葛根也都要参加“举事”，更坚定了他们参加叛乱的信心。而大多数蒙古族群众是反对搞民族分裂、反对内讧的，他们不愿应募而纷纷避迁。最后仅纠集三千五百余人，拉成队伍。当时参加叛乱的只要有数十人凑合一起，就成立一个小队，并推举一人为首领，名为老总。参加叛乱的马匹枪刀，个人自备。

乌泰阴谋叛变搞独立一事，已被参与策划叛变的傅海所举发。而洮南知府孙葆晋对乌泰派特使去库伦，进行秘密叛乱活动，也已得到情报。他一方面向奉天和北京急文报告请援；另方面派人去见乌泰，了解叛乱的真实情况，并邀请从

外蒙古回来的两位“特使”到洮南府面谈。乌泰对此否认，说“根本无有此事。”

乌泰认为各旗的准备工作还未妥，就被孙葆晋给察觉了，实在是不妙。他急忙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在会上，他排斥不同意见，坚持说，“事已泄漏，无法掩盖，与其受制于人，不如先发制人，骑虎之势，只好险中求胜了。”于是会议就通过了他的“险中求胜”的对策。后他同拉喜敏珠尔议定，于1912年8月20日（七月初八日）举事。由札萨克图旗的队伍进攻洮南府，由镇国公旗的队伍进攻镇东县城。他们认为这两个地方位居要冲，是军事力量所在地。只要把这两个地方夺取过来，其他各县就可垂手而得了。他们分头去作军事部署，并催促其他各旗出兵接应。

洮南知府孙葆晋虽已请郑家屯的后路巡防队统领吴俊升速率队来援，但因交通不便，短时间内还不能到达，而札萨克图等旗的各战活动日渐紧张。孙葆晋感到洮南府的兵力单薄，无力防守，便派该府蒙语翻译留锁（汉名王明阁）和特克希巴雅尔两人，携带礼物去面见乌泰，要求和平调解，消除蒙汉两族间的纠纷，以拖延时间。乌泰不仅拒绝了这个要求，并把这两人当作投降汉族的“民族败类”，给捕起来，投入监狱（直到乌泰失败逃跑，才被放出）。

三、乌泰郡王发动叛乱的经过

1912年8月16日（七月初四），乌泰行文到靖安县（白城子），令“地方官退出”。8月20日，乌泰等内蒙王公如期举行叛变，宣告独立，同时散发了《东蒙古独立宣言》。宣言文曰：

“我自中国革命、库伦独立以来，严守中立，只求能保全领土权利。近察中国的形势，废孔孟之道，主张殖民蒙古。既废孔孟之教，岂能独保存佛教；蒙古人以畜牧为业，如中国殖民，即夺取蒙古人之业，共和实有害于蒙古。今库伦皇帝派员劝导加盟，并由俄国供给武器弹药，兹宣告独立，与中国永绝，旨在保存蒙古的权利，并无他意”。

乌泰命锡勒图喇嘛为元帅，那孙德格吉勒胡为副，硕代喇嘛一图布新阿木尔为参谋，作为中路，由乌泰王府出发，直取洮南；命葛根喇嘛为统领，协理巴图吉尔嘎拉为副，乌勒木吉为参谋，作为左路，由葛根庙出发，进取靖安（白城子）；命嘎钦喇嘛为统领，孟和朝克图为副，布呼吉尔嘎朗为参谋作右路，由嘎钦庙出发，直取突泉并夹攻洮南；命周福堂、陈锦廷（外旗蒙古人，地方富绅）为统领的壮丁队伍为后路，负责后方治安并办理筹备粮秣支应前线等事宜。同时通知了科右中旗图什业图亲王业喜海顺，约他出兵会合嘎钦喇嘛右路兵攻取突泉；通知扎赉特旗王巴特玛拉布坦，约他出兵会合葛根喇嘛左路兵，攻取靖安；通知科右后旗镇国公拉喜敏珠尔，约他如期出兵，并来乌泰处赞理大局。以上三旗，只拉喜敏珠尔如约响应。科右中旗业喜海顺亲王和扎赉特旗巴特玛拉布坦亲王当时年幼，旗务皆由老年官员作主，他们表面上虽作了响应，而实际却按兵不动，在静观形势的发展。

8月20日，乌泰的三路兵齐向预定目的地进发。所到之处，广出布告，晓谕人民。布告大意是：

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博克达皇帝明降谕旨，力图清理蒙

疆，这是天时劫数，所以佛爷出马挂帅。所有汉官营伍，一律驱逐出境，士农工商民众，其各安业如常。

孙葆晋得知他派出的人已被乌泰逮捕，乌泰率叛乱队伍又逼近洮南府城，形势愈趋紧张，虽再催吴俊升的部队来救援，也已远水解不了近渴。便又想出个“缓兵之计”。他令城防部队二百余名士兵，每天黑夜悄悄走出城外，到了第二日白天，便举旗整队进城，城内官员及各界敲鼓放鞭炮“迎接”。并把所穿的服装颜色（青色或淡青色）和来的方向、旗帜等，每天变换一次，显示洮南府城内每天都增加新的部队。叛军密探被这假象所蒙蔽，立即报告给乌泰。乌泰非常惊疑，他认为现在不可轻举妄动，已集中在洮南一路的兵力还不足，还须调左右两路兵，便把原定攻洮南府城的日期，推到9月1日（七月二十日）。

乌泰命中、左、右三路所有队伍都开到洮南府的北方，沿洮儿河东岸的呼布道布、阿鲁道布、塔尔逊沼、乌兰布达等村待命，并封锁洮南府东方的河桥和城北的阿拉提敖勒木渡口，断绝行人往来。还指定锡勒图喇嘛、协理诺庆额驻五十家村附近，硕代喇嘛驻三十家村附近，监督各路按命令完成部署。中路元帅锡勒图喇嘛，用黑布裹头，说是要动杀戒，暂不戴黄帽。他率兵到洮南城北，已探知孙葆晋要弃城逃跑，他想不战而进洮南城，遂按兵不动。

孙葆晋像热锅上的蚂蚁，焦急不安，久等吴俊升的援兵不到，又看到叛军的队伍一天比一天多起来。这些叛军与洮南府只有一河之隔，一旦叛军攻城，那时再逃就来不及了，遂带领他的队伍、官员弃城而逃。

四、拉喜敏珠尔发动叛乱，占领了镇东县城。

镇国公拉喜敏珠尔是乌泰的主要追随者，从与乌泰约定共同举事后，即回旗积极准备。他一方面将自己的卫队一百余名士兵交管军协理乌尔塔代管；另一方面从镇旗的八个努图克（乡）抽调一定数目的壮丁，编成了八个队。这些队伍也归乌尔塔指挥。8月17日（七月初五），拉喜敏珠尔便令乌尔塔将队伍带到镇东县城东二十余里的包特敖瑞村待命，届时聚集的士兵约五百名。协理乌尔塔计议攻打镇东县城计划时，议定先采取和平劝降，如不成功，再采取军事行动。

当时镇东县知事是陆庆曾，把总姓李，城内有二百多名士兵。李擅长蒙语，在此地居住多年，并娶一蒙族女人为妻。在他的队伍里，也有不少蒙族士兵。乌尔塔利用这些蒙族士兵打通了关系，借商谈解决蒙汉两族关系问题，邀李把总参加在包特敖瑞村举行的宴会，李如约带十数名卫兵前往。宴会中，乌尔塔忽提出要李率队投降，并献镇东县城，李当场拒绝。乌尔塔便令卫兵把李逮捕，拘禁在包特敖瑞村。李所带的蒙族卫兵早已和乌尔塔勾通一气。乌尔塔教他们向陆庆曾报告：“李把总已经向蒙古军投降。内蒙古和外蒙古联合起来的军队有数千名，决定要在明日（8月20日，旧历七月初八）进攻镇东县城”。陆庆曾闻讯后大为震惊，即令哨官李家成率领城内所有军警坚守该城，并立即派人到洮南府，请求发兵支援；又派人持信去科右后旗镇国公府，禀报蒙族士兵的“越轨”行为，请求镇国公进行约束。此时他们还不知拉喜敏珠尔就是这次叛乱的指挥者，正与乌泰指挥这

次叛乱呢。

到了次日，叛军队伍果然从东方蜂拥而来。李家成虽率队竭力抵抗，怎奈镇东初建县邑，周围无城郭可据，城内蒙族士兵又纵火焚烧了干草堆，与城外相互策应。霎时间火光冲天，枪声四起，城内秩序大乱，李家成部下也顿时失去了作战的信心，纷纷败退。眼看局面无法支持，陆庆曾便怀印、携眷，带着李家成及亲随队伍百余人，从城西面冲出，向靖安县（白城子）逃走。叛军没费多大力量就攻占了县城。进城后，他们打开了仓库，把粮食和物品装上车辇，又设盛大宴会，庆祝胜利。同时把李把总释放回家，并及时向拉喜敏珠尔公报捷，听候命令。

陆庆曾到靖安县之后，才知是中了叛军的诡计，非常气愤，他要重整旗鼓，收复镇东县城。经请准当地驻军，派援军二百人，连同镇东带来的共三百余人，由哨官李家成指挥，于8月22日（七月初十）半夜里，对叛军据守的镇东县城进行突袭。当时乌尔塔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叛军又缺乏组织纪律观念，对防守毫无戒备。突然听到枪炮齐响，人喊马嘶，不知来了多少官兵，便惊慌失措，弃城向东逃窜。陆庆曾与李家成虽然收复了县城，但考虑此地位居要冲，叛军随时都有可能重来侵扰，如再失陷，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便于第三日率队将城内官员家属、绅商富户以及所剩重要物资，一起撤到白城子。

叛军拚命地向东逃窜，到太阳东升时，已跑出四十余里。到了阿达克公府（现镇赉县东屏镇），乌尔塔才下令停止撤退，重新集合队伍。虽伤亡不多，但失散回家的人过

半，仅集合起二百多人。由于镇东、靖安的情况他们还不知道，也未敢再贸然反攻镇东县城。

当乌尔塔攻占镇东县城的消息传到镇国公旗后，那里的一些蒙民对汉人动了手，旗里官员则趁势怂恿他们拿刀枪，把汉人驱逐出境，而汉人也群起反抗，这就展开了蒙汉两族之间的互相残杀。为避伤害，双方群众都带家小，往各自民族队伍的所在地逃去。镇国公府逃来的蒙古人很多，他们扶老携幼，赶着牛羊、车马，聚到这里逃难的就有三千多人。

乌尔塔的叛军在镇东县内恣意烧杀。他们在镇东县东北乡报太营（今镇赉县建平乡抱太来）屯设置杀人场。凡附近村屯，未及逃脱者二十余户，他们不分男女老幼，都给绑到杀人场。叛军惨无人道，杀气腾腾，百姓束手待毙，号如山崩，当场被杀害者一百五十七人。其中五家子屯陈珠一家十三口人全部遇害；他不冷屯蒙族周九月一家十口、博特昭屯袁世明一家六口也都全部惨遭杀害……。整个县境无一块干净土地。广大蒙汉群众，在这场叛乱中，惊恐万状，四处逃散。据《镇东县志》记载：“商民之被难者男女凡三百余人”，焚毁百姓房屋“二百余间”。一场罪恶的叛乱，汉族人民惨遭杀害，蒙族人民也未能幸免，鲜血染红了镇东大地。

五、吴俊升平乌泰叛乱

北京政府得知乌泰叛乱的报告，大为惊慌。总统袁世凯立即飞电东三省都督赵尔巽，要他迅速平定叛乱。赵尔巽遂命驻郑家屯的后路巡防队统领吴俊升速率所部驰救洮南府；

命黑龙江都督宋小濂派兵驻景星、龙江，警戒嫩江沿岸一线，并进击镇国公府；命吉林都督陈昭常派兵开赴新城（扶余）、农安、长岭、大赉一线，阻截沙俄派兵支援叛军。此外，还从新民屯驻军调四个炮兵营，带大炮九门，配合第二十四镇骑兵警戒辽河地区，并向郑家屯前进待命。

沙俄政府得知乌泰举行叛乱的消息后，便偷偷从富拉尔基出动一千多人进入战区待命；另在中东路和北满支线铁路也集结了兵力，摆出一副跃跃欲试的架式，随时都可以介入干涉。

洮南知府孙葆晋带兵弃城而走，城内居民惊惶万状。在这极度混乱之际，9月7日（七月二十六日），吴俊升率所部八营三千余人进了洮南，城内秩序大变，人心立即安定。锡勒图喇嘛等得知吴俊升的队伍开进洮南府，这时懊悔不及。

吴俊升根据探报，叛军集聚在河北虽有上千人，但都是一些未经战斗训练的民兵凑合起来的，没有真正的作战实力；其中掺杂的喇嘛队伍，更不堪一击。便分兵两路，一路派往镇东；另一路他亲自带领攻击乌泰在河北的叛军，即于当日出城。吴的队伍刚到洮儿河桥头，就用大炮轰击起来，接着便派骑兵冲杀过去。诺庆额、硕代喇嘛虽督令竭力抵抗，但吴部士兵不仅冲杀勇猛，还有战斗经验，枪炮也很精良。吴部所持都是五眼枪，并有九门大炮；而叛军所用的只是些小洋炮和“别列达”枪，枪弹射程不过二、三里，小炮的威力也很差。吴军的炮弹接二连三地在叛军集中的地方爆炸，伤亡了很多。双方只激战了半天，叛军就支持不下去了，便向后撤，吴军紧追，叛军从此节节败退。吴军先后攻

占了窑基屯、叉干淖、白虎介屯、五家子、曼头、比柳、瓦房镇、营台、卧牛山各地。虽交锋有十余次，但叛军屡战屡败，吴军边战边追。叛军经不住吴军频繁而猛烈地进攻，只好来找喇嘛元帅，叩拜活佛，祈求显灵退敌；此时活佛元帅被迫得惊惶失措，颤栗不已，哪有精力去“显灵退敌”呢！这些迷信盲从的士兵，到这时一看活佛如此，也只好自己顾命，四散逃亡了。

左右两路葛根和嘎钦的兵都在集结待命，听中路已经战败，也立即溃退下来。

9月12日(八月初二)，中路的叛军全部退到葛根庙，这时札镇两旗的蒙古难民四万余人也在。9月13日，吴军又追到葛根庙，并在葛根庙南孟西哈达（即高峰）上，架起了大炮。第一炮就落在庙院中心开花爆炸，接着连续开炮，把大殿西南角打塌，把殿脊上的铜顶也给打下来了，并杀伤了一些人。庙内的叛军胆颤心寒，纷纷向外逃窜。博克达葛根和蒙古王公老爷们也顾不得两旗四万余难民的生死了，只带着他们的官员、队伍夺路往札萨克王府（王爷庙南三十里的丛山内，现凌家店）逃命去了。可怜这四万余名难民，因携带老小，又牵着牲畜走的不快，吴军赶上也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屠杀，真是人仰马翻，血肉飞溅。特别是那些天都下大雨，道路泥泞，行路困难。他们徒步背着孩子走不动了，便将孩子扔在道旁；老年人走不动了，便被追上来的骑兵踏死或被杀掉。一路上杂物狼籍，尸陈遍野。吴军一直追到归流河南岸，才停止前进，叛军这时才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乌泰逃到他的王府后。外蒙古的援兵仍然未到，而谍报又探到从黑龙江省又派来了一支生力军，将与吴部联合进击王府。更致命的是嘎钦已被吴军占领，切断了他逃向外蒙古的退路，于是他携带家眷、卫队，奔索伦山向海拉尔方向逃去。

锡勒图喇嘛、葛根喇嘛、嘎钦喇嘛等先后败退到瓦房镇一带，听乌泰已向海拉尔逃去，他们也就不再恋战，都去追赶乌泰去了。

吴俊升得胜，率部奋勇追杀，凡遇到蒙古族村庄，一律抢掠烧杀，因而洮南以北的蒙族人民，都弃家北逃。一些蒙族青壮年也操起武器，自动组织起来，掩护难民撤退。在瓦房镇以北虽作过几次抵抗，但都没有抵抗住吴俊升部队的追击。

在追击中，因吴部的曹营长阵亡，吴兵烧杀得更凶了。有一批五百多人的难民，逃至科右后旗的海里图地方，适遇雨后泥泞和山路崎岖，行走困难。这批难民被吴兵赶上，不分男女老幼，一律给杀掉了。

吴部官兵所向无敌，叛乱将告平息，本要继续追击屠杀，这时吴俊升恰得家报，说他的夫人生得一男。吴俊升却发了“慈悲之心”，就下令不再追击杀生了，遂班师回到了洮南府。为志讨乌泰叛乱之功，为其子起名为泰勋。

乌泰率僧俗残兵和一部分难民逃到呼伦贝尔境地，受到呼伦贝尔都统胜福和总管凌升等人的接待。他在海拉尔将难民略作安置后，就与其僧俗僚属乘火车投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去了。这时库伦援助的“别列达”枪才到，因乌泰已失败，又